

本草三家合注

張隱菴

葉天士

三先生原本

後附

徐靈胎
百種錄

神農本草經

合註

兩儀堂藏板

序

醫之用藥。如將之用兵。將不知兵。無以制勝。醫不審藥。何以奏效。今所傳神農本草經。不知果出炎帝與否。而要爲本草書之最古者。自李時珍本草綱目行而醫之能讀神農本經者鮮矣。讀本經而能究其精微之蘊者尤鮮。始焉毫釐之差。終致謬以千里。而猶不自知其流弊。可勝嘆耶。予門人臨汾郭生。以本草所集三家註。視予茂苑陸君方山旣序之矣。然予不可以無言也。予不知醫。而以儒者之學言之。則可乎。素問難經傷寒論諸書。譬則儒者之言義理也。神農本

經。譬則儒者之言訓詁考訂也。今治經者之言訓詁
攷訂必先從事於爾雅說文而爲醫者願可置神農
本經於不問歟。今觀郭生小陶所集本草三家註蓋
能通貫張仲景華元化陶貞白諸賢之指而抉發其
所以然之精意俾讀者不誤於後人之臆說其爲功
於生人之術非細故也。余聞徐靈胎亦有本經註未
之見也。小陶能訪而補刻之斯其爲世所心不可少
之矣。新城陳用光序

序

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而已。人稟天地之氣以生。五藏六府各具陰陽焉。天地之陰陽不能無偏勝之時。卽人身之陰陽亦不能無偏勝之時。偏於陰則陰病。偏於陽則陽病。而治陰陽偏勝之病者。因以草木蟲魚。鳥獸金石之品之。或溫或涼。或寒或熱。或燥或濕。或升或降。各具一陰陽偏勝之氣者。治之彼偏勝者。不終于偏勝。而人身之病自已。然則物性之陰陽辨之誠不可不亟也。余于軒岐之書素未究心。偶讀嵇叔夜養生論。言豆令人重。榆令人昏。合歡蠲忿。萱草忘

憂柳子厚服食書亦有附子八角甘遂赤膚之說。乃知古人致知格物於方書藥性未嘗不留心考核。而因有志於本草一書。夫本草傳自神農。漢張仲景華元化之徒。從而論著之。晉陶宏景又從而附益之。唐宋以後諸家遞相祖述。互有發明。至勝國李時珍作綱目。于是集本草之大成矣。其闡發藥性以暢炎皇之旨者。功固不少。而傳歷既久。亦不免習焉不察之弊。如細辛氣味辛溫。辛則能散。溫則能通。而宋元祐陳承乃謂用過一錢。氣閉不通而死。試思芳香之品。豈能閉氣。其謬顯然。又如本經肉桂氣味。但曰辛溫。

神農本草經三註暨徐靈胎註彙纂序

羣言淆亂折衷於聖。自仲景以神農軒岐爲宗。神明變化號稱醫聖。洵後世之師哉。今之業醫者。按方治病。終始順舊。置仲聖之書而不用。用之或又苦於難效。豈真古方之不可療今疾歟。亦由襲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髓也。夫五運六氣。升降出入。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者也。而其旨莫詳於神農本草。靈樞素問。夫以二書之古奧。讀者每望洋而阻。若靈樞素問。得張隱菴註。已挾經心。兼以傷寒金匱。更得陳修園註。與隱菴相爲表裏。俱發明靈素之意。

較之諸家頗爲精確。其於五運六氣升降出入經絡
府俞陰陽會通處已抉摘無餘矣。獨神農本經無註
未由達其所以然。今春資州孝廉易襄臣先生自京
都攜回本草經三註。展閱一過。歎觀止矣。然序中猶
以不獲徐靈胎註爲惜。適檢笥中得之。因並刊以廣
其傳。學者由註而熟讀聖經。精究於語言文字之中。
神悟乎語言文字之外。不離乎法。而又不拘於法。以
伸聖之書。治傷寒而神者。觸類引伸。由寒氣而悟及
對面旁面。卽以之推治百病。亦無不效。然而上智蓋
勘傷寒而外於六氣。分明晰者。首推吳鞠通溫病

條辨葉天士臨證指南是皆由熟讀本經而出之者也。惟能變通盡利而又參之諸大家以廣其識以啟其機庶乎臨證之餘計出萬全立身於不敗之地因時變化泛應有曲當之方然後嘆聖人之道精大神奇而俗本之無足取也。自今本草經行而羣言得所折衷矣。

且曰無毒而近世醫流輒與附子比類以爲大熱大
毒倍違經旨。用安得當。竊謂物性之陰陽與人相通。
故可以治五藏六府之病。苟拂其性。施治必乖。余望
所疑而未得與當世精通醫理窮究無情之士。一相
證質也。臨汾郭小陶以所集本草三注寄陳石士學。
使學使以示余。余受而讀之。則首別氣味。次辨陰陽。
一依本經爲主。而於俗師驪工耳食傳譌之說。不憚
反復詳論。以糾正其失。本經所略者。則據仲祖傷寒
論方中。所用疏攷而引證之。而後知芍藥無酸。收之
性貝母非治痰之味。柴胡非少陽經主藥。梔子非可

炒用。麥冬不當去心。不辨氣味。妄施炮製。皆足害人。
醫之爲道。洵非深明乎五運六氣。相爲貞勝。而於草。
木蟲魚鳥獸金石。負陰抱陽。各異之性。不失毫釐。有。
未可輕以處方論劑者。郭子成此書。固非獨桐雷之。
僚佐。抑亦神農氏之功臣也。挽回造化。拯救天札。其。
在斯乎。其在斯乎。攷神農本草經。爲三墳之一。漢平帝。
時。雖徵通本草者。詔京師而書尙未出。至隨經籍志。
始有神農本草經三卷。與今分上中下三品者相合。
故後人有疑此書爲張華所附托者。然仲景元化。皆。
神明乎陰陽氣化之原。卽其所托。不猶愈于迷昧物。

理錯迕藥性。以自誤誤人者乎。今郭子集三家註以
發明本經之用。簡要深切。讀是書而通貫之。庶可躋
斯民於仁壽也夫。元和陸戡序。

本草古今論

徐靈胎

本草之始。昉於神農。藥止三百六十品。此乃開天之聖人。與天地爲一體。實能探造化之精。窮萬物之理。字字精確。非若後人推測而知之者。故對症施治。其應如響。仲景諸方之藥。悉本此書。藥品不多。而神明變化已無病不治矣。迨其後。藥味日多。至陶宏景倍之。而爲七百二十品。後世日增一日。凡華夷之奇草逸品。試而有效。醫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書。至李時珍。增益唐慎微證類本草爲綱目。考其異同。辨其真僞。原其生產。集諸家之說。而本草更大備。此藥味由

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則亦後人試驗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廣。然皆不若神農本草之純正真確。故宋人有云。用神農之品無不效。而宏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後世所增之藥。則尤有不足憑者。至其註釋。大半皆視古方用此藥醫某病。則增注之古方治某病。其藥不止一品。而誤以方中此藥爲專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已意推測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實非此藥之功。而强著其效者。種種難信。至張潔古。李東垣輩。以某藥專派入某經。則更穿鑿矣。其詳在治病不必分經絡藏府篇。故論本草必以神農爲本。而他

說則必審擇而從之。更必驗之於病。而後信。又必考古人方中所曾用者。乃可採取。餘則止可於單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後世所增之奇藥。或出於深山窮谷。或出於殊方異域。前世所未曾有者。後人用之。往往有奇效。此乃偏方異氣之所鍾。造物之機。久而愈洩。能治古方所不能治之奇病。博物君子亦宜識之。以廣見聞。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

治病不必分經絡藏府篇出徐氏六種